“鳝血土”里长甜蜜

■梅锦明

盛夏，很多人汗流浃背的时候，地处长江、太湖中间地带的黄土塘人却甜津津地享受起别样生活。一个刚从田地采回的硕大西瓜，条纹墨绿，一浪一浪海水一般。西瓜轻手放进竹篮，提一根细长麻绳，顺斑驳井圈放入井里，恰到好处地吊在水面之上。一两个时辰，井里的凉气渗入西瓜。收绳吊起竹篮，双手捧起西瓜，猛一激灵，冰凉凉、湿润润的畅快。手里的西瓜像宝贝一样珍贵。

放上桌面，雪亮菜刀光影一闪，“嚓”，一声脆响，西瓜霎时花一样绽开，两爿瓜瓤，十五月亮似的光彩照人。一家人“啊”的一声呼叫，张张脸上堆满惊喜。

西瓜最后切成月牙儿，这人一瓤，那人一爿，托举着啃。牙齿白光忽闪，嘴角吱吱的吸吮。汪汪的甜蜜汁液，滴滴哒哒淌满手心。一手殷红，像染了颜料。舌尖生起津来，喉口滋润，胃里舒坦。随即，暑气消散，鼻孔不烧，胸口不燥，背上的汗水跑得无影无踪……黄土塘人享受自产西瓜，把一个个盛夏过成了像西瓜一样圆润和甜蜜的日子。

黄土塘西瓜蜚声卓著，几百年来，在当地，乃至上海、南京、苏州、无锡等的市井巷口，都有黄土塘西瓜的土话叫卖：“黄土塘西瓜哟——”语音粗犷又圆润。一帮子吃客争先恐后跑出来，你一个我一个抱怀里。一只手按上瓜皮，滑溜溜摸来摸去，感觉像摸孩子的屁股；一只手弯曲两个指头，咚咚咚用力敲弹，西瓜回音清脆、利索。“好瓜，黄土塘好瓜！”嘴里夸着，唾沫子都溅了出来。卖瓜人会意的笑，知道买瓜人嘴巴子够馋的了。

吃黄土塘西瓜，哪个人都会感慨味美，蚀骨享受。更能迷倒人的是西瓜里浸透太多的历史命脉和文化底蕴。

黄土塘，地处无锡、江阴、常熟三地交界。曾经的天高皇帝远，带来了广阔的历史发展空间。民间自古一直流传这样一句老话：“要想富，在家养猪婆，下田种西瓜。”黄土塘人在南宋时期就知道他们地上种的西瓜比周边地区的都要甜、脆、鲜、爽。踏破铁鞋比较来比较去，发现全因土质不同：血色一样红。先人给这泥起了个独特的名字：“鳝血土”。名字土，但易懂，形象，一下子把这土点爆了。人们从此崇敬又敬畏这片土地，踏上黄土塘，会告诉你：“黄土塘的泥土都是甜的。”推崇感、自豪感溢于言表。

1979年经科学测定，黄土塘土壤速效钾含量比周围地区高20-30%。速效钾正是西瓜甜、脆、鲜的重要元素。

清末民初，黄土塘种三白西瓜，白皮、白瓤、白籽。白得干净利落，像娃娃一样萌爱。有位在金陵的黄土塘籍省部官员，特别钟爱家乡西瓜，盛夏常要派员回黄土塘采买三白西瓜。他把孙中山儿子孙科等一批要员请进家，举行三白西瓜宴。赴宴者一个个被三白西瓜惊到，边吃边夸，声音轰轰烈烈。有说饱了眼福的，有说饱了口福的，无不荣耀感满满。隔日报纸大肆刊文，说黄土塘三白西瓜皮薄、瓤脆、甜蜜、汁多，吃得人脸上白里透红，好像黄土塘三白西瓜有了什么感染魔力。三白西瓜出名了，热闹了。孙科从此常要讨吃黄土塘三白西瓜消暑。

1938年下半年，正值西瓜盛产时节，黄土塘街东创办起了一所全新学堂——怀仁中学。大多老师聘自上海、苏州、无锡、江阴等地名校，还有多名留洋归国学者。他们来到黄土塘，身穿西服，脚蹬皮鞋，街头田间一转，惊喜地发现了三白西瓜。带回学校吃过不算，假期还要拎上几个，手提、背扛，班轮、火车带到上海、苏州、江阴、无锡老家。远道而来，成了宝贝，特邀一家子，或者亲朋好友一起吃。场面沸腾，三白西瓜成了主角。大家边吃边夸，说这辈子没有吃过这样好的西瓜！七嘴八舌，各大城市都传开了黄土塘西瓜好吃，说吃到黄土塘西瓜，人算没有白活。

怀仁中学招收学生，大多也来自苏州、常熟、江阴、无锡……莘莘学子云集，黄土塘三白西瓜同样成了他们的钟爱。我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姚桐斌，1922年出生在黄土塘街上，初中上学怀仁中学。当年，他在父亲的米行里，坐上小板凳，一边看书，一边歪起脑袋啃食三白西瓜。小小的他领受到了家乡的切肤之感，一份对祖国、对家乡赤胆忠心的爱深埋心底。后来留学国外，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学成后，毅然回到当时还“一穷二白”的祖国，从事我国航天工业和材料研究，一举成为中国航天材料与工艺的奠基人。

推进到1652年的清朝顺治九年，在黄土塘500多米长老街的繁华中段，武进士吴虎臣建起了一栋皇帝钦赐的官府宅邸——进士第，他热忱慰劳工匠解渴的就是黄土塘西瓜。当得讯父母年老病重，他从河北井陉县中军守府任上请假回乡服侍双亲，他给双亲奉上的最好续命果汁就是黄土塘西瓜。本想重赴任上，不想因“哀恸太甚，抱病不果”，在他最后时日，含嘴救心的也是黄土塘西瓜，黄土塘西瓜陪伴他走完了甜蜜又奋发的一生。可以说，在吴虎臣的人生里，黄土塘西瓜给了他功成名就后的锦上添花；给了他大行孝道的心安；给了他恋恋不舍家乡、人生的回味……一个西瓜，倾尽了他对家乡黄土塘的全部真情。别怪乎，他被顺治皇帝钦点参加了清朝的国庆盛典。

黄土塘人杰地灵，西瓜是她历史沉淀的一个缩影。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黄土塘西瓜的种植走上科技突破之路，淘汰了一贯制的传统种植方法，全面实现了营养土育种、多层大棚覆盖、滴水灌浇、精准理藤、择时挂果、按时采摘、定形定量的科学化生产……与相关科研、院校联手，依据市场需求，开发性培育出了新澄1号、京欣、8424、早春红玉、台湾小兰、麒麟等优质西瓜品种，从外观到内质实现了飞跃升级。一批懂知识、精技术、善营销的新型种瓜大户脱颖而出。每年种植面积由二三千亩，增加到五六千亩；产瓜时长由二三个月，延长到六七个月；亩均产出二三十担到近百担；亩均收入千把元上升到二三万元，黄土塘西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化路上越走越宽广。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黄土塘西瓜月亮般的圆润里，流淌出无穷的甜蜜，滋润着这块“鳝血”染红的土地。

芡实采摘正当时 陆航团影像

东 桥

■周 信

东桥，又名赵家东桥，是锡山区厚桥街道的一个自然村，新中国成立前已经是有一定规模的乡下小集镇，相当于羊尖镇的廊下、鸿山街道的西仓和大坊桥那种，早年比厚桥小镇还略有名气。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小乡和中乡办公所在地，在水运时期，通往江阴周庄的班船和厚桥通往苏州的班船都在这里设有轮船码头，来往的客运和货运很繁忙。

去年秋天，我们几个朋友约了一起，来到赵家东桥，专门作了一次探访，并约了原来生活在东桥旁老西庄80多岁的华才坤老先生一起前往，因为他从小在这里生活长大，比较熟悉情况。我虽然老家是厚桥，但除了在班船上经过，并一一数过这些桥梁，打发无聊的时间外，从没到过这里。

来到此地我们看到，这个自然村村东有一宽阔的河，大概10-20米，河面虽然平静，但河水往东南流还是比较快的。为方便现在的出行，老桥已经拆除，延伸在河里的桥墩还在，那种厚实的石墩，一看就是很有年份和力感，这种石拱桥虽很美感，但水里横截面较大，影响水乡泄洪流畅，就如我们荡口的新桥一样，横跨在伯渎河水面上，在我10多岁时拆除，当时正好是夏天，我每天一边去湖边鹅得头那里游泳，一边去看拆桥，拆桥先是用炸药把桥炸塌，才由拆桥工程员在水下操作，把一块块石头摸起来，装上驳船运走，这个情景历历在目，当时我还是少年，却也有一种莫名的伤感惆怅。

东桥究竟是谁建造的，也无从考证，桥墩旁也没找到任何石碑之类的印证，但留给后人的称谓“赵家东桥”，说不定是在告诉后人，这桥是由姓赵的人所建？在水乡，如果没有桥，不光乡民出行很不便，景色也会很单调，赵家能修这样美丽的拱桥，说明不是普通人家。眼下在南面和北面另外建有两座新的现代化桥梁。一座为公路桥梁，另一座为水泥桥梁，水泥桥就在赵家东桥东，离老桥不远，方便车行和人行，说实在这种桥梁除了方便人行，没什么美感，我们就是走这座桥进入村庄。

东桥村庄比较大，有百十余米长的小街，早年有不少店铺，还有学校，桥东也有一段街道，有米厂、石灰厂和轮船码头。当年有很多荡口的老师和做生意的老板都在这里教过书或做过生意。据华才坤先生介绍，东桥小街商铺林立，生意兴隆，有几家店铺都是解放初从荡口街上搬过去的，这些店铺分别有华泉宝的肉店、华兴生的酒店、倪召泉的南货店、华水金的豆腐店、吕克兴的药材店。这些分明都是村民必不可少的副食品或必需品，农村里基本都不会自己生产，有这样的商业眼光，非具备商业头脑不可，这些店铺都是私营的，后来互助合作社成立，就归并到荡口供销社。可见东桥小镇和荡口古镇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当地民众生活需求都来自荡口，荡口是周边小乡镇的商品集散地。

东桥街上的米厂比较大，规模和荡口米厂一样，秋收后，四邻八乡的村民把割下稻子晒干后，肩挑手提拿到米厂去开砻，十分繁忙；石灰厂是倪文浩的父亲倪召云私人开的，他从石积山把石头在铁路浜通过小火车石塘里运出来，用船运到石灰厂烧炼加工成石灰，不能加工成石灰的石头做毛片，有百姓造房建屋时填石脚沟用，后来搬到厚桥建成集体所有的建材厂，20世纪五十年末又搬到嵩山，逐步发展建成后来的无锡县电化厂。

东桥还有一家私人诊所，吴阳生是那里的医生，而且是中西医结合的，后创办厚桥医院，吴阳生担任首任院长。接生孩子不再有村上民间接生婆，而是有诊所处理，浦惠英负责接产，这在厚桥街上都没有的，大批赤脚医生在那个时候培养，她们平时做农活就是农民，拿起药箱就是医生。

东桥有一王姓人家，兄弟七个，老大到老四都去当兵，这在锡山区并不多见，当时五六十年代保家卫国是热血青年的理想，人人都以此为荣，不出所料，兄弟四人都在部队建功立业，老大王祥生在山西临汾当飞行员，后来晋升为飞行大队长；老二王祥发在辽宁三航校当兵，后到大连空三军任政治部主任，大校军衔；老三王祥林在东北三十九军当兵，后转业到洛社化肥厂当车间党支部书记；老四王祥明在广西某高炮部队当兵，参加过抗美援越战役。

东桥在抗日史上还有浓墨重彩的一笔，那就是新四军发行“江南抗日商业货币券”，当时为了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政治和经济上双重打击日寇，鼓舞广大民众的抗日斗志，根据地抗日民主政府选择在厚荡区的尤村湾，印刷发行“江南抗日商业货币券”，来替代日伪中央储备银行所发的中储票。印刷机器设在村北的坟堂屋，现中东村委和新星拉链厂后面。

这样离开荡口镇较远且偏僻的地方，是不是有了商机，才有了她的存在，否则早年荡口怎么会有这样多的商户到那里开设商号？这种小集镇，羊尖的廊下、鸿山街道后宅的大坊桥仍然存在，西仓已经没了往日的繁华。

东桥也一样，随着时代的变迁，这里好多住户都搬出村子，我们去探访时看到好多空房子，明显没人居住，上面还写着“留根房”的字样。一问才知道，村民们为了把根留住，宁愿房子空着，也不出租，为的是有一个念想，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乡愁。因为故乡，所以有乡愁，有人说这是痛苦中最高境界的一种，能在自己故乡的精神家园里寻找一丝慰藉。

我们一行人走走看看，那些老屋、那些初春新绿、那些河边杨柳，田埂边即将发芽的绿色植物，还有房子远处河里，打捞河面上漂流垃圾行驶的机帆船，这些景象已经深深刻在生命的记忆中，或许会激发东桥村民意识里的共鸣，或许成为又一处梦中故乡。

且行且看且从容

■朱丽娟

记得上小学一年级时，有一回老师突然在课堂上提问我，当我站起身，顿觉自己置身高点，周围无数双瞩目的眼睛似要刺穿我的身体，大脑一片空白。

置身于群体，总有一种莫名的怯弱。只有当一个人静处的时候，方觉从容自在，就像墙角一株不起眼的小花，承接雨露天光，娉婷舒展，静谧安然。

在人生的舞台上，我努力地扮演好芸芸众生中的一个角色，尽管情节跌宕起伏，却一直本色出演，初心如磐。从来没有不切实际的妄想，只有踏踏实实的足印，一如山间的泉水恬淡从容，缓缓流淌。

在职场的列车到达终点站后，我终于如释重负，甩掉厚厚的行囊，如倦鸟归林，在山光云影里贪婪地吮吸天地万物之精华。

每天素食简餐，寡淡人生，去人少的地方看山清水秀，或者静居一隅看网红达人分享美食旅游体验。远离红尘之外，不被人惦记，和牵挂的人在一起，步履不紧不慢，静得可以听得见心跳的声音。

最是喜欢冬天里的长广溪湿地公园，择一风和日丽的午后，沿着湖边的林荫道漫步，碧空如洗，湖光山色潋滟，石塘廊桥古韵翩然，湖中小洲点缀其中，挺拔的红杉树倒映水中，红枫莎莎，鸥鸟蹁跹，只一眼，便醉倒在太湖之滨的隽永诗画里。

你可以走入水中央，伫立水榭，揽一山绝胜，看烟波缥缈，远眺人间繁华灼灼于天际。

水榭四周，红嘴鸥唱着动听的歌曲，成群结队振翅飞翔。如果你有时间，在早上太阳冉冉升起之时，还会遇到“金光穿洞”的奇异景象，橙黄色的阳光顺次穿过石塘廊桥，5个桥洞依次被太阳染上一抹金光，光影璀璨，妙不可言。

石塘桥原名广济桥。宋嘉定年间，由僧月堂化缘，并建三桥，名“广济”“保庆”“惠安”。屡经改建，成现廊桥模样，桥的形式非常优美，弯弯的倒影和五孔桥洞，像月牙，像圆月，正是“横空暮色翻波去，绝岛秋声绕树来。”

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置身于此，感觉自己已飞越关山九重，与自然风物同频共振，共舞一曲时光的华尔兹。天高湖阔，思绪也像这鸥鸟自由翻飞。时间也仿佛静止，只有风在轻轻呢喃。

隐秘在湖边花草丛中的一条花岗岩石板铺就的小道随着湖水蜿蜒伸展，走在上面，湖水潋滟漫漶于脚下枯草，风中送来淡淡的桂花香味，闻香探花，只见光影斑驳的树叶间，细如米粒的花瓣星星点点，在寒冷的冬天里暗香浮动，一如蜡烛即将燃尽，也要拼尽力气留下最后的光亮，目光停留之时，心里莫名感动。

石板很宽大，在冬日的暖阳里给行者以上帝视觉，这是岁月流转的馈赠。到了雨水丰沛的黄梅季节，这里水位猛涨，这条石板路便沉入水中半米多。

这一处秘境给了我许多温柔的回忆，岁月更迭，她宛如时光里走出的一位女子，变幻着容颜和装扮，不变的是她始终如一天使般的笑妍。在人生的旅途中，你会遇见形形色色的面庞，有很多时候，你并不明白藏在笑容之下的诸般复杂和深意，作为一个心无旁骛的行者，避开或许是最好的选择。

也因此，在浩瀚的书海里，我读懂了诗文里的草木情怀，隔空听到了智者的心音，在千万里之外，产生了共鸣。

曾无数次诵读徐志摩的散文名篇《我所知道的康桥》，流连于大师笔下康桥的绮丽景象。“带一卷书，走十里路，选一块清静地，看天，听鸟，读书，倦了时，和身在草绵绵处寻梦去——你能想象更适情更适性的消遣吗？”觉得人间的美好不过于此。也悟出了“从大自然，我们取得我们的生命；从大自然，我们应分取得我们继续的滋养。”

而在我的手机相册里，存储最多的是长广溪湿地的照片，每一帧都是时光刹那的芳华，也是岁月温柔以待的缱绻记忆。

我也喜欢长广溪的夏天，此时，湖边芦苇莎莎，草木葳蕤，绿意葱茏，蓝天白云倒映水中，各色花卉竞相绽放，美得不可方物。

你可以倚栏廊桥中央，看湖色苍茫，也可以在桥两旁的亭子里展卷，静静读一本喜欢的书。

此时，湖边池子的荷花已盛情绽放，大人带着小孩穿梭于绿融融的树荫下池子边，捕捉小鱼小虾，那也是我童年的欢乐。

且停且忘且随风，且行且看且从容。让种种不如意随风而去，在且行且停中留意小美好，人生的脚步便会轻盈自如。

【七律·白米荡】

■高 峰

福地明珠白湄荡，
惊看如画一桃源。
清清湖水见鱼舞，
恋恋春风随燕翻。
鸥鸟含情思里闲，
稻花有约宿田园。
悠然难得步芳径，
不尽乡愁小院存。

本版编辑：方旖琳